

性民國的本日

書叢態國本日

■ 2 ■

日本的國民性

長谷川如是閑著

昭和十八年七月十日印刷
昭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發行

日 本 的 民 性

定價 五拾錢

發行者

東京市麴町區丸之内一丁目鐵道省內
財團法人

國際觀光協會

宮部幸三

印刷者

東京市芝區西芝浦三丁目二番地

川口芳太郎

印刷所 (東京一四八) 川口印刷株式會社

東京市芝區西芝浦三丁目二番地

序

日華兩國、文化交流、千年前之史籍、已昭然明示、介紹二國之文化、今似非其時矣。東亞二大光輝民族間、千年來釀起紛糾者、不止一再、然均能化大爲小轉禍爲福者、蓋皆有賴於雙方之理解。況日華兩民族、大東亞戰爭勃發以來、已入同甘共苦同生共死之域、兄弟之交、更有甚於斷金、而增進雙方理解之緊切、亦無逾於今日者矣。

語云、遠水難救近火、遠親不如近鄰、從可知世之忘鄰人之誼而求遠友之交者、蓋不思之甚者也。

本協會、爰本增進雙方理解之旨趣、編刊「日本國態叢書」、以介紹今日日本之國情。深望友邦中華民國諸君、於瀏覽之餘、明鄰人之義、察鄰友之心、則匪特可以增進現在之理解鞏固今日之邦交、而今後之文化交流、將十百倍徙於往昔矣。

再者、本叢書、擬將日本文化各部門、廣爲介紹、陸續刊行、故諸君倘能源源備置、則琳琅架上、又將添一日本文化世界矣。

二

國際觀光協會

日本的國民性

目次

序	言	一
一	國民性成立的條件	五
二	日本歷史性格的一貫性	一四
三	日本文明一貫的性格	三
四	神話與國民性	二九
五	國體與國民意識	三九
六	日本人的倫理性格	四九
七	文學・藝術與國民性（一）	五九
八	文學・藝術與國民性（二）	六九

九 風俗習慣與國民性

附 言

八二

九

序 言

一個國民的性格是由該國的歷史中所顯示出來的，許多文明國在各該國長久的歷史的各期間中，顯示出各種各樣的性格，其過去或現在的國民性格也因時代之不同而複雜紛歧。因此，我們若是站在我們自己的立場上，選擇自己所喜歡的材料來判斷一個國民的性格，那比較容易能夠達到結論，可是，這種方法往往使我們得到正相反對的結論。而且這種方法，有時候竟會使本想發現一個國民的特殊性的我們，發現出一種共通的性質存在於許多國民之間。

要理解一個國民的性格之最確實而最安全的方法，並不是在於研究該國的歷史上的個個的事實或該國的過去及現在的個個國民的語言行動，而是在於直接檢討該國的歷史本身的性格。個個的歷史上的事實或個個國民所有的各種各樣的性格，不過是造成該國的歷史的性格的要素，而國民的歷史，却是由這些要素的綜合所創造出來的。所謂國民的

性格，就是這些綜合的成果之歷史所表示的性格。

日本國的歷史，也和歐洲各國一樣，有一個叫做中世的時代，而且這中世時代的歷史的性格，也幾乎和歐洲中世時代的歷史的性格相同。若是把這時代中的個個歷史的事實或歷史上的人物一一檢討起來的話，可以找出極多的和歐洲那時代很相同的性格。這種方法也的確能够找出日本國民的性格，可是僅用這種方法，却不能明瞭日本國民性格的特殊性。要明瞭一個國民的性格，非要找出那國民獨特的性格不可。尤其是日本，因有種種特殊的關係，若非由其獨特的性格中來找，那是絕對不能找出日本國民性格的本質的。

例如，就剛才所舉示的中世時代來說，這時代的日本歷史的特殊性，在一方面，雖然有着許多和歐洲各國相類似的現象，同時在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完全不同的現象。現在舉其一二主要點，譬如日本中世雖然也因着封建國家的勢力全國陷於群雄割據的狀態，可是，國家的統一，無論在法律上或者在歷史的事實上，依然繼續存在，其最高中心

的天皇及其朝廷，不僅是在國法上的地位一點沒有變動，就是在事實上，只有其法律上及精神上的統合力，才是能够將割據的封建國家統一成爲近代的日本國家的現實的力量。就是在中世以武力統一的勢力，也只有護衛皇室的場合，事實上才能存在。所以，中世將軍的武力，也是因爲牠是護衛皇室最有力量的武力，才能成爲統一國內的勢力。

日本中世的這種在國法上精神上的國家的統一這個事實，是個在歐洲任何國家的中世史上都看不見的性格；因此，歐洲的中世，是個「世界的」文明發達時代，反之，日本的中世，却是個國民文明蒸蒸日上的發展時期。日本的中世文明和歐洲的近世文明，是有着意義相同的國民文明。不過日本的中世文明，也是一種軍權主義時代的文明，所以當然也有着和軍權相應的性格，然而在這點上又和歐洲不同，有着特殊性；關於這一點請參看次章。

國民的性格，是和表現此性格的國民文明的性格相一致的，因此，我們必須在日本很長久的文明的歷史上所表現出來的性格中尋求日本人的國民的性格。而那性格是具體的

顯現於有形無形的文化形態上的，所以我們檢討那些文化的各種形態上所表現出的精神、心理及態度，來理解其特殊性，這就是尋求國民的性格的特徵時最確實的方法。因此，在這篇小論文上面我所採取的方法，並不將日本國民所有的特殊性格揭示出來再用種種材料加以論證；却將建國以來兩千餘年的歷史上具體的表示着日本文明的特性的文化事實舉出，而從那事實裏頭摘出其特殊的性格，然後再來發現日本人的國民的性格。

在這樣的場合上，在那可以認為是日本人的國民的性格的特性中，有長處也有短處；就是通常認為是長處的，倘若站在另一個觀點上來看時，同時又是短處的也有，和這正相反也有，所以這長處短處，任憑讀者自由判斷。我們為日本國民，對於自己的文明的性格，懷抱着某一種特定的價值判斷，這是自然的，同時也是當然的。由這種意味說起來，我有時候會參加卑見，可是這也不過只是作為讀者下判斷的時候的參考而已。

一、國民性成立的條件

個人的性格，是由他本身的心理的特性所支配的，就是道德的情操或審美的感覺，也多半受他本身對於事物的觀察・思惟之類的精神上的態度・傾向的支配的。與此同理，國民的性格，也是由國民一般的態度・傾向所規定的。

這國民的心理的傾向，和個人一樣，爲國民所處的條件所支配的；這條條件，大體上說，有三個。第一是自然條件，即，氣象學的所謂風土的條件以及國土自然的形態・姿勢，和其內部的性質，換言之，就是地理學的・地質學的條件等等；第二是廣義的社會條件，即，政治的・經濟的諸條件以及國際的地位等等；第三是歷史的條件，這就是，某種環境或者是有着某種環境的國民在歷史上怎樣的繼續下來，或者是怎樣的變化下來之類的問題。日本國民所有的這些條件，和大陸國民很不相同，就是，日本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有着相同的性質和傾向，而長年繼續下來的；其特徵大體如下。

在自然條件上，日本國土南北縱長，延亘三十緯度，大部分位於溫帶，然而在氣象上，却具有寒帶及亞熱帶的氣候，尤其是北方各地所蒙受的冰雪損害，今日還相當地大。因此，國民可以免除那由舒服安樂的氣象所引起的弛緩懶惰的性格；東北寒帶地方的開拓，自古以來都是由政府來主辦的。於是，日本文化，因接近中國大陸的西南地方和接近寒帶的東北地方的交錯而發達，尤其在中世以後，就以東部地方為中心而發展了。這和歐洲中世以後的北歐勢力的發展情形相同，這可以說是該地方之自然條件之一的勤儉尚武的性格所賜的。但同時又受了西部地方溫帶的自然條件的影響，日本國民的性格，就和所謂大陸的北方民族不相同，得到了中庸的性質。其效果表現在日本人的體格上和心理上，於是乎就成了適中的體格和中正溫和的心理。日本國民的歷史上沒有所謂極端性，即使在短期間中有過了，然而拿長期間平均來說，與其說是有極端性，毋寧可以說是有一貫的中庸的歷史的性格，這也就是因為這個原故。

日本的社會條件，也是陶冶日本的性格的一個有力量的條件。在古代，日本已經有了

古代國家少有的國民國家的統一政治；作爲當然的結果，於是乎就能够保有恰如西洋近代的國民國家一樣的政治和國民生活的結合。這政治，當然就是與古代各國同樣的天子親政的政治；但在日本，天皇的政治，同時就是國家的政治，並且，具體地說起來，又是圖謀國民的繁榮的政治。正如古代他國一般，日本皇室內部，也有過了政治的爭奪，在貴族間也有過了氏族的勢力爭鬭；但皇室與國民之間，絕無絲毫之對立或睽違。這種狀態，自古至今，繼續了兩千六百年之久，同時也就構成了日本歷史最重要的特徵。

我們現在把古代日本的國家和西洋近代的國民國家相類似之點指出一兩個來罷；譬如，和中國文明相接觸時，大部分都是由朝廷將大陸文化移進來的；並且這文化不僅是移到朝廷的所在地，幾乎分布於全國。移進來了的大陸文化，幾乎沒有一個是屬於例外的，都分布到各地域的中心地點，作爲推進全國產業和文化的發展的政策。古代中國的朝廷及貴族，或東歐古代國家，都是把文化專門集中到有城郭的首都；反之，古代日本的朝廷採取了上述的政策，其理由就是因爲古代日本和近代他國一樣，天皇的朝廷已經是

統一全日本的國民國家的朝廷的原故。

日本古代都市，自皇宮的首都以下一切的都市都沒有城郭，這的確是世界絕無僅有的異例。任何國家，在古代，其都市皆圍有城牆，尤其是，希臘・羅馬之類，城郭都市本身就是國家，而城外即是外國。不僅是西洋，就是東方各國，事實上也是一樣的。只有日本，自古沒有城郭，都市的內外在政治上・文化上都一樣是「日本」。這種狀態在別的國度，却是一直到近代國家才完全達到的。然而日本自古就這樣，那是因為日本在政治上・產業上・社會上・文化上，早在古代已經有了真正意義的國民國家的性格的原故。

這種社會條件，使日本國民的性格具備了怎樣一個特色，那是不消說明的。有的國家的國民，朝夕觀看那圍繞着都市的城牆・城門而並不特別留意，甚至於還有心中以為是一種可誇耀的古代遺物的；然而，在同一國家之內需要修築這種隔離的牆壁，尤其是，最高文明的地域，必須用這樣一種保險櫃式的東西來守護，這件事，在近代國家中已經是完全不必要的，就這一點想起來，的確可以說這種狀態並不是一個統一國家的真正的

姿態。但是在古代不需要這種設備的國家，在世界上只有日本而已。

沒有城郭的我們日本古代都市的形式，是中世日本的社會條件的象徵的表現，這樣的條件，下文另行詳述，也是造成日本國民的性格的條件。

第二的歷史條件，就是前述的自然條件及社會條件，在歷史上怎樣的繼續下來，或者是怎樣的變化下來的問題，關於這一點，日本的歷史條件，也有牠的特色，造成歷史的國民人口，在內容上沒有很大的變化，與此同理，這國民人口所造成的歷史的性格，也有確實的繼續性。某一國民之地域根據的不變動和該國國民人口之同一性的繼續，絕對可以對於國民的性格給與一種確實性和繼續性。這個原則的事實，在日本建國當時，地域或者比較狹小，人口內容或者比較單純，但以一個地域為中心，漸次擴大，早在三世紀時候，除北海道之外，幾乎和現在一樣，成為包含着現在日本內地地域的一個國家。國民人口，從而因西方及東方原住民族的同化和大陸人口的大量移民等多少繁雜膨大起來，但大和民族對於異民族的同化力，在有史以前就很為顯著，這些繁雜的人口不久同

化到在政治史上・文化史上・社會史上，一點沒有區別的完全的大和民族。這到底是國民的統一根據的鞏固和歷史繼續性的力量，而這繼續了的歷史性格，在政治上・社會上・道德上・文化上・心理上都和近代國家一樣的具備了統一的國民國家的形式和內容。

這是因為日本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所培養的中正的性格，在民族上・在個人上沒有帶着極端的性格，才能把任何異國民族都同化了。在古代中世任何國家都因政治的鬭爭把朝臣處極刑的很不爲少，但在日本的古代和中世的中間時期完全不將朝臣處死刑的時期繼續了三世紀半。這種事情在世界的古代史和中世史上是一個極稀罕的事實；因此，負着極端的歷史的中國大陸的人口移住於日本，怎樣得到了安住之地，這是可想而知的。在這樣和平時期中，日本極力吸收大陸的文化和人口，中國系的朝臣也採用了不少，這又可以證明由中國及朝鮮移進來的人口怎樣完全化成大和民族的了。

這樣的歷史若是僅僅限於古代的事實的話，我在這裏所提的現代日本國民性的問題，就沒有甚麼意義了，可是，由古代日本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所培養的性格，以歷史的